Sintang：卡普阿斯河的低谷，受擠壓的文明之源



經典側寫：山丘與河流間微笑的大地

在加里曼丹既神祕又真實的地理圖景中，Sintang縣絕非一個普通地名。它位於羣島最長生命動脈——卡普阿斯河——的中段。起伏的山丘、茂密的森林，以及每天清晨如約籠罩山谷的薄霧，使Sintang成為尚未被完全驚擾的古老婆羅洲的一張面孔。在海拔900米的花崗岩獨體山Bukit Kelam山腳下，祖先關於土地與人類起源的故事，仍被代代傳述。

這裏的生活不喧譁，而是緩緩流淌。達雅人、馬來人、爪哇人和華人早已共同明白：和諧不是概念，而是日常實踐。他們在市場相互問候，在旱季分享水源，在bamagang（習慣法議事）中並肩而坐。然而，最深厚的和諧，恰恰存在於人與自然之間。土地不是用來掠奪的，而是用來照料的；森林不是用來洗劫的，而是值得傾聽的夥伴。

經濟、糧食政治、土地與文化

糧食政治經濟：傳統稻米與資本主義稻米的角力

從政治經濟角度看，糧食意味著權力。Sintang縣擁有極為豐富的農業潛力，然而矛盾的是，進口大米和資本主義企業出產的“優質米”，卻已充斥鄉村小店。這是一種結構性糧食依賴：市場邏輯摧毀了地方自身的邏輯。

Lebang Nado族（Ot Danum族羣分支）等原住民族，實踐着不將糧食商品化的體系。稻米不是出售，而是施予。這形成了以文化為基礎的團結經濟，即Karl Polanyi所說的嵌入型經濟：經濟嵌入社會與精神關係，而非市場價格之中。當Santo Serilius與他的社區以有機方式種植本地稻米時，他們實際上正在抵抗使人遠離自身食物來源的全球企業糧食體制。

土地與生態：傳統耕作是糧食主權的堡壘

從批判性土地研究的視角看，Dayak Lebang Nado社區的傳統耕作並不是簡單的“刀耕火種”，而是一套成熟的農業生態體系。Santo經營的一公頃土地，能生產1.5至3噸幹稻穀，與印度尼西亞雨養水田的平均產量相當，卻不需要化肥、農藥，也無需向農業投入品企業負債。

更重要的是，田地周圍的森林提供天然肥源。森林不是障礙，而是夥伴。落葉、枯木碎屑和野生動物糞便，轉化為優質肥料。這是羣島本土的永續農業智慧，可惜並未進入現代農學課程。

然而，真正的威脅來自政府在原住民族領地上頒發的大規模油棕、工業人工林和採礦許可。從土地政治分析來看，這正是David Harvey提出的“剝奪式積累”。國家以發展為名向企業開放資源，而那些已證明能夠保障糧食安全的原住民族，卻被邊緣化。

文化作為防禦體系

在Sintang，文化並非裝飾，而是韌性體系。播種打穴前的祈禱、對某些樹木的禁忌（kayu larangan），以及對Jubata的敬重，都是已經延續數百年的社會—生態約束機制。

Santo小時候，父母教他：“無論如何都不要停止種稻，因為它會支撐你的生活。”這不僅是務農忠告，更是一種生存哲學。人是種植者，而不應只是購買者。習慣規範禁止賣稻，卻要求施予。這建立的是以社區、而非市場為基礎的糧食安全。

在現代語境中，這一價值與資本主義單一種植邏輯發生衝突；後者只偏愛油棕、橡膠或單一雜交稻種等優勢商品。原住民族則堅持保留白米、黑米、白糯米和黑糯米的多樣性。這是一種以生物多樣性為基礎的糧食體系，更能抵禦病蟲害與氣候變化。

結構性威脅與政策失敗

Santo與他的社區面臨多重威脅：

- 原住民族土地被轉為油棕、金合歡或桉樹種植園，以及礦場。這些產業不提供糧食，只生產供應全球市場的粗棕櫚油（CPO）、紙漿與礦產。
- 橡膠價格危機使其他社區陷入絕望，寄望於企業小農合作計畫的收益分成，從而出售或放棄土地。
- 國家糧食基地（food estate）論述反而推動開墾數百萬公頃森林，卻從未學習Santo這樣的原住民族農民的成功經驗。

從政策分析角度看，這是一場糧食政策悲劇：政府任由進口大米擠垮本地市場，隨後雄心勃勃地計

劃為糧食基地開墾新地；與此同時，卻剝奪那些早已證明能夠持續生產糧食的社區的習慣法土地權利。

最後的思考：Santo Serilius，工業荒漠中的綠洲

Santo Serilius於38年前出生在Sintang縣Kayan Hilir區Bukit Sebalo村的Mendang聚落。他不僅是農民，也是文明記憶的守護者。面對Wilmar、Sinar Mas等企業大米的衝擊，油棕、金合歡種植園與採礦業的誘惑，以及無視地方智慧的政策，他依然種稻。

他與家人及原住民族社區一同證明：糧食主權不需要龐大的糧食基地，只需要把土地歸還給那些以愛照料土地的原住民族和農民。祖先的話至今迴響：土地不是祖先留下的遺產，而是向子孫借來的；稻米所給予的恩情，必須通過再次播種來償還。

如今，當政府與企業忙於計算噸數和利潤時，在一個美麗的村莊裏，Santo正為播種打穴。他雙腳站得穩，雙手熟練，嘴邊念着獻給Jubata的祈禱。他知道威脅無處不在，卻也明白：只要還有人不用化學品種植本地稻米，只要還有人尊重並愛護森林，文明就還沒有真正崩塌。

作者：Agus Sutomo

閱讀全文